國際參與與實踐:以世界醫學生聯盟三月大會、八月大會及九月亞太區域醫學生會議經驗談

中山醫三乙 / 簡貝而



身為一個醫學生，總有很多實質上想為社會付出，卻無從下手的困境。我們總是礙於資源有限、課業繁重……等因素，無暇替這個社會關心更多。想要改變，卻難尋求志同道合者。話雖如此，很難得的，在偶然的狀況下，徵選參與在美國舉行的世界醫學生聯盟三月大會。而在那之後，又因為受到大會期間的震撼與熱情，讓我又進而去競選擔任台灣醫聯會的國際事務副會長之職，開始了一連串的國際事務參與。不久前的八月以National Member Organizations (NMO) resident的身分帶領台灣醫學生代表前往智利世界醫學生大會，還有九月以團長的身分，帶領代表前往在印尼舉辦的亞太區域醫學生會議(Asia Pacific Regional Meeting, APRM)。

世界醫學生大會(General Assembly, GA)、亞太區域大會 (Asia Pacific Regional Meeting, APRM)，顧名思義，將世界各地的醫學生代表/區域代表，在短短的1-2個禮拜，齊聚一堂，一同討論、分享、實踐與社會相關的健康議題、目前醫學生所關注的制度改革。如果想對國際思維看的更透徹、重拾對社會宣導健康的熱誠，這是一個能夠讓你重新充電的好地方。因為你將會在過程中發現，在世界的很多角落，很多醫學生和你一樣，尋求改變、勇於嘗試，將對社會的夢想加以付諸實踐。由於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Medical Students' Association (IFMSA)是一個非政府營運的組織(NGO)，台灣醫學生聯合會(FMS-Taiwan)在其下為正式會員國。所以，我們學生能夠在這樣的組織架構下，以代表自己國家的立場，擁有自己的發言權、投票權與被認可為一個國家，是一個很難得珍貴的經驗。

對於國際事務的參與，一般人應該都不太了解，認為它是個很空泛的名詞。但也因如此，帶著模糊不清的界線，反令人深深的著迷。彈性大、多元化的同時，意謂著：『夢有多大，世界就多大。』的道理。國際事務人才會如此匱乏，源自於我們台灣醫學生缺乏更完善的準備、擁有的資訊太少、不夠透明化與資料流通阻塞，導致該擁有的國際觀受到限制。這樣惡性循環的狀態下，我國學生該有的素質提升無法實踐。當在國際上無法更暢通的表達意見，我們漸漸只會被這個世界遺棄而後取代。國際觀是一個全方位的考量，而鮮少有醫學生擁有此方面的思維。一般而言，我們現有的醫學教育並不提供這樣的思考邏輯。真正擁有這樣的知識的人，大多是自己額外在原有的課業壓力下花時間研究資料才有此成就。就算從小在國外長大，沒有持之以恆的收尋資料，這份先天的運氣仍用完的一天。

在對IFMSA、國際參與與社會關切更加的了解前，我曾是一個剛被分發至中山的僑生，對於學校能夠提供我們所需的資源感到些許的困惑。這或許是因為自己曾經長大的歐美教育環境和亞洲地區的教學有所差異所造成的吧。以學生的角度而言，中山醫雖是個私立大學，周遭環境的因素，我們的確在取得資料上比他校來得不容易。但我曾問過國立大學的朋友們，是否因為大學資源充足，讓學生有充分的空間去國際參與？事實並非如此，他們說，因為學生資源上充裕，反而不一定會去加以利用。反觀中山醫，雖小、或許在提供學生資源上有限，但也因此讓學生更加珍惜現有的資源、提升對未知好奇心與主動積極的參與對外事物，這反倒成為本校醫學生的優勢。以2013年在巴爾地摩的IFMSA三月大會與智利的八月為例，中山醫都在台灣醫學生聯合會之代表團裡有一到兩名參與者。而在大會期間，我們都踴躍的參與各種議題討論，在大會中也擔任重要職責。

世界醫學生聯盟三月大會(March Meeting in Baltimore, MM13)

在大會開始前，我參與了pre-GA工作坊，探討如何 Close the Gap in Our Generation。社會的先天所賦予的不平等、 人為所導致的落差，身為醫學生的我們，又該如何去探討、關切並尋求方法將這個差距縮小呢？或許這個工作坊的志不在於讓這個所謂的『Gap』癒合，而是透過參與者不同的文化背景，互相交換意見的當下，去適應、了解、包容這個『Gap』中蘊含的元素。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最後我們決定在大會plenary 中呈現的快閃短劇。我們以獨白方式，說明開發中國家醫療與已開發國家醫療的差異。試圖點醒觀眾，當這樣的差異被縮小後，人民的健康就能達到『平等』。討論的過程，我們偶爾有意見上的磨擦。但令人感到很感動的是，在短短的兩周內，這種種摩擦，竟足以達到新的創意及共鳴。或許，這是一個象徵『Equality』的開始吧。

世界醫學生聯盟三月大會August Meeting in Chile (AM13)

這次的大會，除了成功爭辦到”AM2014 Meet Taiwan”的八月大會主辦權之外，另一個重要的議題則是因提出“IFMSA reform”的討論而成型、大會中通過的Santiago Resolution的proposal。身為亞太地區的其中一個會員國，亞洲國家的心聲總因為民族性與語言屏障，使得無法完全的呈現。在Pre-GA的討論會議，我參加了會長會議。或許這次人數稀少，使得真正前往至此會議的人，對改革、國際衛生更有獨特的見解。討論的議題偏嚴肅，但所有人總是時時刻刻的思考、討論、題議所包圍；甚至中場休息時，也延續著會議時的熱度。我們總是不斷詢問自己，要什麼樣的勇氣，才能夠從原本的框架中跳脫，挑戰未知的領域。而在三天緊湊的討論中，也順利達成最後的共識—Santiago Resolution的proposal。總會有人這麼說，世界醫學生聯盟感覺就是歐美國家這樣強國的另一個發揮的舞台，我卻不這麼認為。雖然令人感到惋惜的是，並沒有其他亞太地區的人參與。但，值得慶幸的是，我每天在那裡，時時刻刻提供我的想法、亞洲國家的發言。改革，會是個漫長的路，但只要有人願意付出時間，總有一天，會將世界醫學生聯盟推進到更高層次和理念，促進全球健康。

九月亞太區域醫學生會議Asia Pacific Regional Meeting in Indonesia (APRM 13)

回過頭看IFMSA國際觀的宗旨：『Think Global, Act Local』，在國際化的前提，在地化的問題必須先被解決，才能進而達成在地的考量，將此帶至國際平台上討論，將所收集的資訊帶回去強化與提升區域上作為，達到正面循環。出於這樣的理念，於是我決定積極向各校宣傳，並且邀請醫學生一同參與本次在印尼日惹所舉辦的亞太區域醫學生會議。藉由這樣的方式，招收未來具有潛力，以及對國際事務有熱情的醫學生，作為未來的國際事務部部員。本次報名大會的人數不多，但令人開心的是，這八位成員裡，包含了許多不同學校組合與年級：中山醫、台大、陽明、長庚與國防。我以國際事務副會長兼團長的身分，和一般代表參與pre-APRM的TNT(訓練部)的工作坊。在接受課程訓練的同時，我也希望能夠以國際事務參與過來人的角色，觀察這些一般代表的成長，並激發他們對國際事務參與的熱情。如果這些代表之後自發性的想要繼續參與，或許事後能夠將各自寶貴的經驗，帶回學校分享，或者一同想出未來國際事務參與能夠做的清單，以擁有經驗者的身分，另外找一位有意參與國際事務者，一同將它完成。如此一來，離真正創立國際事務部之願景就不會太遙遠了。從各位團員身上看到蛻變，是令人感動的鼓舞。我知道，開發國際事務的道路任重而道遠，仍有仍有許多的關卡需要克服，但只要熱情不滅，當大家能夠行走在平坦的道路上時，那份國際參與的雀躍與實踐會更加撼動人心。